阮玲玉生前死後

歸來兮，玲玉！

朱石麟編導之聯華出品「歸來」片中有一西女名妮姬娣娜，與阮玲玉担任重要角色，阮死後，此西女曾往殯儀館弔之，初不料與一代中國藝人合作後，其片名「歸來」即成懺語也。

阮之家勢

阮玲玉，乳名鳳根，學名玉英，民國紀元前二年（阮現年二十六歲）生于上海朱家木橋祥安里，父爲廣東中山縣人。阮曾出痘，面有麻點，但細白而悄，無損其美，在靈巧的鏡頭前，不識者以爲天仙化人矣。阮於幼年喪父，家境清寒，自小隨生母久居滬濱。其母執役于粵人王姓之家，以幫傭所得，供阮入上海北四川路崇德女校讀書。

識張達民

民十六，阮始相識同鄉張達民，終至結合爲夫婦。張氏兄弟共有四人，慧沖居長，娶已故電影明星徐素娥，達民行二，三弟惠民，娶吳素馨，季弟則設卡爾生照相館於靜安寺路。時阮母得張助，擺脫勞苦生活，與阮同居。張初供職於五馬路茂盛洋行，後往福建福清縣任職於統稅局。閩變時始返滬。其後曾供職於太古公司瑞安輪船爲買辦，又曾任上海光華影戲院經理，運通洋行，暨青江浦鹽務緯私局等職務。

識唐季珊

張因出外供職，在家甚少，常離阮他去，至民廿三張由港返滬時，雙方意見不合，簽訂離異字據，聲明脫離。時阮已識華茶公司經理唐季珊，亦廣東中山縣人，有原配夫人留住原籍唐家村中，一度與國產影片初期的電影明星張織雲相戀，攜之曾作電影城好萊塢之遊，其後離異。張與唐本相識，張離滬時，唐常至阮家閒遊，日久與阮相熟，舞場戲院，恆出入相偕，馴致發生戀愛。

初入影界

當此三角戀愛的活劇進行中，阮對于銀幕生活，本已憧憬多年。初次踏入電影界，是在明星公司，片名「掛名的夫妻」，卜萬蒼導演，合演人爲黃君甫。其後繼續在「白蛇傳」，「血淚碑」，「白雲塔」，「洛陽橋」，「楊小眞」等片演出，成績平平，時阮月薪祇四十元，在明星凡二年，未能得志，心常鬱鬱。後一度轉入大中華百合公司，主演「情慾寶鑑」，及民新公司。

聯華成名

民十九，華北電影公司總理羅明佑，鑒於國片的沒落，外片的侵佔，於是揭竿而起，以復興國片的旗幟號召影界，組織聯華影業公司，籠絡國內優秀電影從業員，阮於此時，亦加入聯華。聯華復興國片的第一聲，即卜萬蒼導演之「故都春夢」。確是復興國片的一顆大炸彈，聯華的聲譽從此而起，而阮玲玉之藝術，亦因此開始被廣大觀衆所認識。其後歷任「野草閒花」，「戀愛與義務」，「城市之夜」，「人生」，「歸來」，「香雪海」，「神女」，「新女性」等片主角，「阮玲玉」的三個字幾乎無人不知了。直至阮自殺時，尙在聯華攝製「國風」，即其最後一次主演傑作。

訴訟糾紛

阮與張達民既離婚，復與唐季珊同居，雙方本已無事，乃至最近，張忽舊事重提，就商於孫弼伍律師，擬對阮唐進行法律手續，孫律師以代表張達民名義，致書唐季珊，指其竊取財物侵占衣飾，共值三千餘元，並私刻張氏名義之圖章。唐得函後，認所指各點俱非實在，即延熊飛律師向第一特區地方法院控張達民虛搆事實，妨害名譽，法院宣判，張達民無罪。但外界自經報紙刊載此案審訊情形後，誤以爲阮玲玉亦將到庭，故赴院欲瞻阮之丰采者頗多，其實阮此時尙未捲入漩渦也。

自殺前夕

張達民茲因被唐誣告，心有不甘，故最近特延律師，具狀特區第二法院，控阮玲玉侵占，復狀地方法院控唐季珊阮玲玉妨害家庭罪。初次開審，張准時到庭，阮稱病未到，法院乃改期三月九日下午開庭再審。七日晚阮應聯

聯華公司預備爲阮玲玉造像，圖爲石膏模，在眞死人面上印下者。（虛廔・黎民偉攝）

華公司黎民偉之約，吃夜飯於家，席間談笑自若，毫無厭世之態。十二時許，阮返家後，曾談及訟事。未幾，阮囑女僕爲煮麵一碗，一面命唐先寢，己則伏案寫遺書，同時並將多量之安眠藥片與麵同時吞下。

臨終一瞥

阮服毒後，即將遺書藏諸抽屜中，乃推唐醒，唐見其面色慘白，知有異，喚起阮母，而阮此時已不能言語，至是始發覺桌上置有安眠藥空瓶三枚，知已服毒，急送北四川路福民醫院，惟適院中無夜間醫生，乃回家電請西醫陳繼堯等三人先後診治。奈因受毒過重，須施用大手術，於是遂以汽車送至西蒲石路中西療養院，時已延至八日晨十時許。在汽車中，芳軀呻吟，唐季珊，阮母及其女小玉，等在車中頻呼伊名，顧阮於斯時，已入昏聵狀態。入院後，住二百零五號房間，仍由陳繼堯等醫師設法施救，曾復甦多次。至中午，阮之脈搏，僅存一息，胸間則喘息頻多，已入彌留狀態。於是各醫生急爲之注射氧氣，並爲之打針，挽留此危險狀態。阮乃稍佳，至二時半後，阮又轉入危狀。是時聯華公司明星林楚楚等，均往探視，頻頻呼其名，而阮知覺已失，而呼吸亦至短促。又經醫生爲之注射氧氣，於是病況稍佳，但至六時，忽突趨激劇，各醫生設法維護，終以回春乏術，藥石無靈，延至六時三十八分，阮乃氣絕。

阮玲玉家中所置之靈前

死後情形

張達民控阮唐罪案，本定九日午後復審，自訴人張達民因隔晚得知阮之死耗，馳赴殯儀館憑弔，因受感冒刺激過甚，致臨時不能到庭，唐與阮母則仍依時抵院候審，惟原告未到，故諭改期再審。但阮雖已仰藥自殺，而注意此案到院旁聽者，仍甚擁擠，尤以女性爲多。

入殮情形

阮之遺體，先由醫院送至膠州路萬國殯儀館，然後昇送斐倫路驗尸所驗明尸體，仍由驗尸所運回萬國殯儀館，即由該館至樓上手術室中，予以沐浴，並施以屍體美容術。至大殮時期已由唐宅發出報喪條，分致唐阮生前之友好，報喪條上稱阮女士爲唐季珊夫人，除簡述其死由外，並謂定於十一日申刻大殮。至唐宅家人，昨均在殯儀館中籌備阮之臨終典禮。

殯儀館內

阮之屍體左近圍置花籃十數隻，相映之下，不禁與人面桃花之感。小玉喪服侍母側，尚少成容，固猶未知此提攜數載之養母，即將成永訣矣。聯華公司總經理羅明佑，明星林楚楚，王人美，金燄，徐來，徐琴芳，劉繼羣，余光，攝影師王紹芬，舞星梁賽珠，賽珊姐妹，燕燕等，均面現戚容。女星中更多以淚眼相看者，唐季珊衣黑色常禮服，神色沮喪，頻以親友所贈花籃送置阮遺體枕畔。阮母面色蒼白，似終日以淚洗面者，衆人正相撫慰，阮雖已天人永隔，然同情者固尚有人在也。

自阮自殺之新聞公佈後，社會哄動，十日一日中，前往膠州路萬國殯儀館要求瞻慕遺容者，已不下數千人。自晨至午，寂寞淒清之膠州路上，竟成肩摩踵接之象。該管捕房，並特派警員在該館門前維持秩序，大廳門前雖備有簽名簿，然已無能使每人簽名之情形。惟自十一時起以至傍晚，治喪處輪流派人檢點人數，計已達一萬七千人。兩日來前往瞻慕遺容者，不下六萬人，預計公開瞻慕遺容機會者，當共達十萬人以上。

萬人憑弔

鮮花馥郁

阮遺體已自樓上一號室中移置樓下大廳西首穿堂中，頭西脚東，四週及大廳中央滿置親友致送之花籃，芬芳馥郁，一室爲春。穿堂中並置有新式棺裝檯一，上置各種化裝品數事，似係該館殯殮人員備爲阮不時化裝者。瞻慕遺容者，魚貫自遺體前走過，肅靜無譁。大廳東端，置有大菜檯一，唐氏親屬在焉。料理及招待，則由聯華公司人員負責。大廳門前置有白布橫額一，字句爲「如此人生」，係南京勵志月刊社所輓，蓋隱切阮生前主演之名片「人生」者。

銅棺燦爛

阮之遺體則於十一日下午三時入殮，係採用該館特備之銅棺，燦爛作銀白色，計價一千七百五十兩。此與去春仰藥自殺之艾霞女士，一棺僅四五十元，而今猶厝於斜土路旁之某會館中者，阮或可稍慰於黃泉乎。

靈堂一瞥

上午公開瞻視後午後招待各界前往弔唁。入門後，各發給黃花一朵，佩諸襟邊。禮堂前草地上，滿集賓客，尤以影界中人爲多，雖各自寒暄，然情狀至爲肅穆，由聯華公司同人在場照料。阮遺體廳堂全部，滿懸親友及各界所贈花圈，並裝有反光燈多盞。阮遺體兩旁，更較前昨爲多，如安臨萬花叢中。聯華一廠所贈者，爲一大飛機，以紫，黃，白，三色花朵紮成，倍見新

058810

萬國殯儀館主人用科學方法將屍體施以美容術

（關華石攝）

阮玲玉化裝時神情，今日自飾美容，他日爲人所飾矣。

阮平日嗜食麵，服毒時亦以麵和安眠藥吞下。

顏莊嚴。壁上復懸一二阮氏肖像，栩栩如生。阮足前置玲巧高小之紅木小几一架，上供素色鮮花一碟。又置有古銅香爐一，香煙裊裊上昭，幻作奇景，惟靈右則又紅燭高燒，空氣稍欠調和耳。阮面容較前昨稍枯，或係遺體水分減少之故，惟冷豔則猶如故也。

親友追悼

入殮之前，阮之親屬知友及聯華同人舉行追悼。三時許開始靈前追悼式。首由聯華全體整隊魚貫入靈堂。陳燕燕，黎莉莉，居首，攝影場工廠後，繼爲唐氏家屬及來賓，均一一循序入內，肅靜默聲。堂中但聞影機與照相機軋軋作聲而已。即由金擎宇宣告開會，首由主席聯華一廠廠長黎民偉致悼詞，繼由孫瑜報告阮玲玉女士生平事蹟及逝世經過。繼由羅明佑唐季珊致辭後，

入殮蓋棺

全堂來賓，向阮肅立三鞠躬，並默哀畢。禮成來賓退出，殯儀館中西殯殮人員，即共舁一銀灰色銅棺出，爲阮殯殮。同時唐宅並請有道士一名，作種種世俗上之儀式。時靈堂哭聲震耳，阮母哭致失聲，舞星梁賽珍，梁賽珠，力爲慰勸。唐季珊及小玉均嚎啕大哭。棺蓋爲雙重式，裏蓋鑲厚玻璃，其大僅小於外蓋。棺裏覆以粉紅輕綢，縐紋作花，美豔絕倫。四時許，明星及藝華兩公司司祭，然後移置禮堂西端，一任羣衆更番瞻視，其中女性較男性爲多，而女性中尤以女學生爲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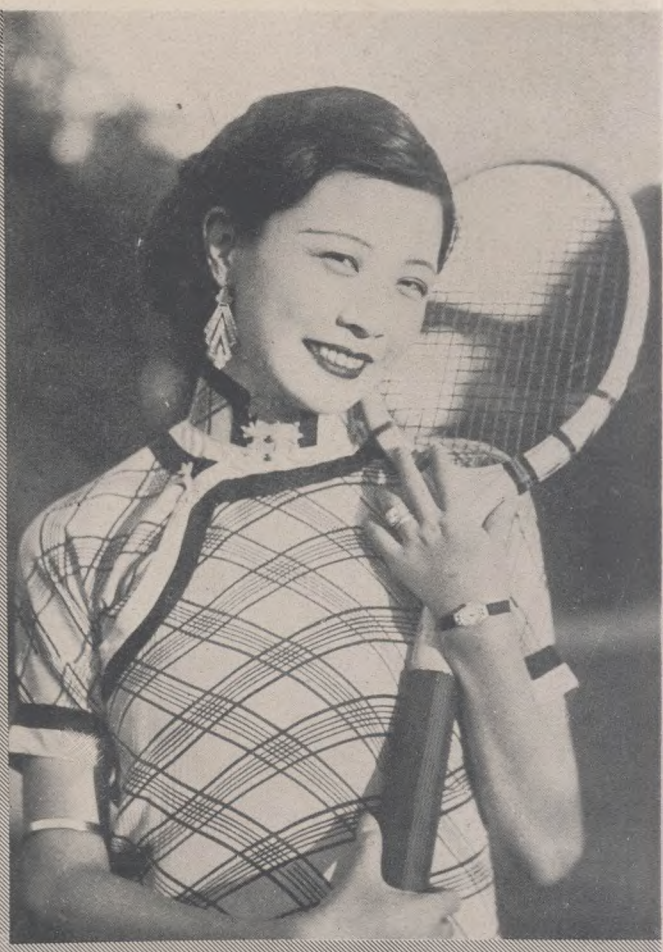
出殯情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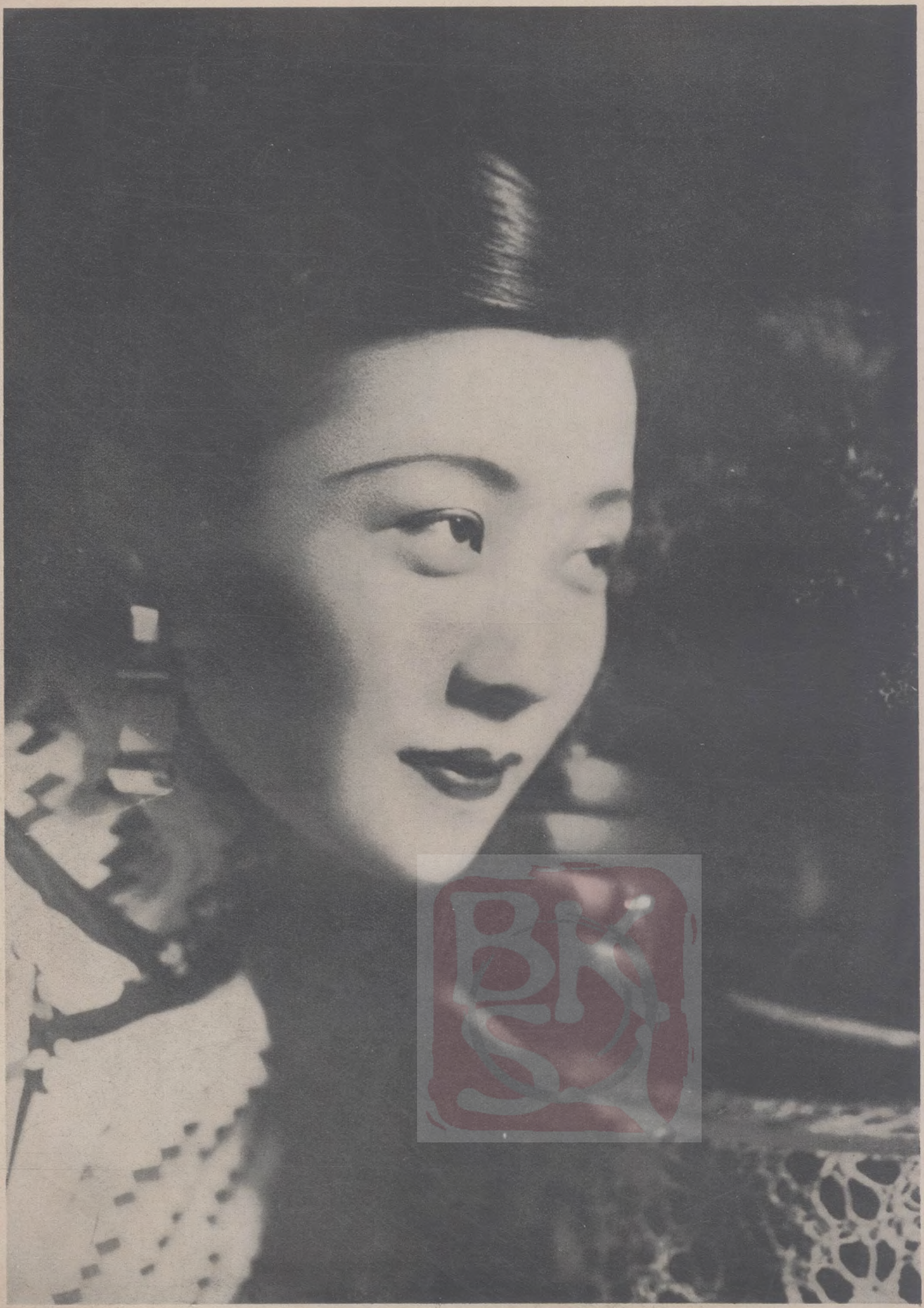
自十一日阮玲玉入殯後，前往萬國殯儀館瞻慕遺容者，總計共達十餘萬人之多。及聞阮氏靈櫬即將運赴墓地安葬之訊，昨日不期而集於膠州路一帶者，不下數萬人。該所轄之捕房，亦預料羣衆定必擁擠，故特派大批探捕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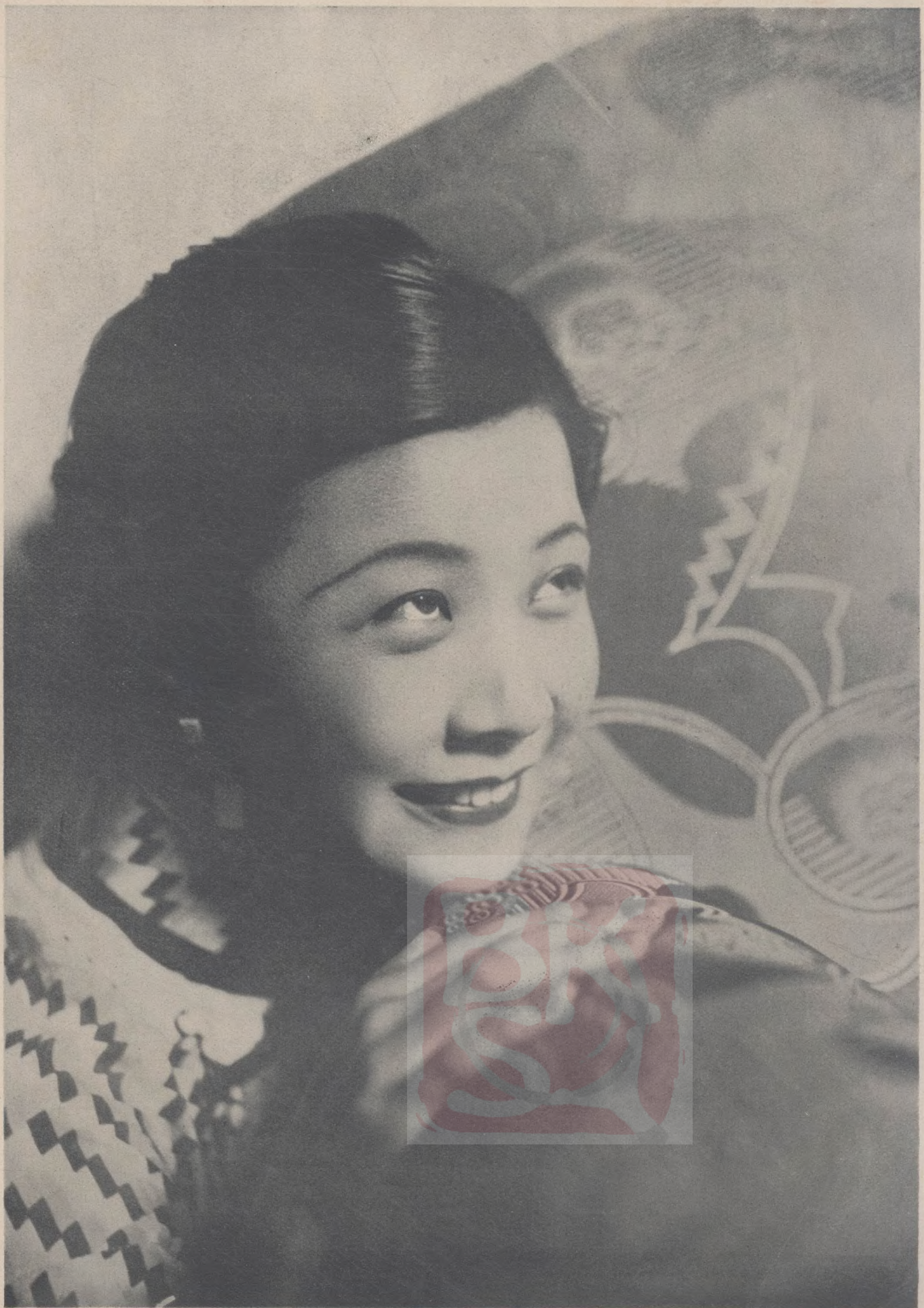
（續下第廿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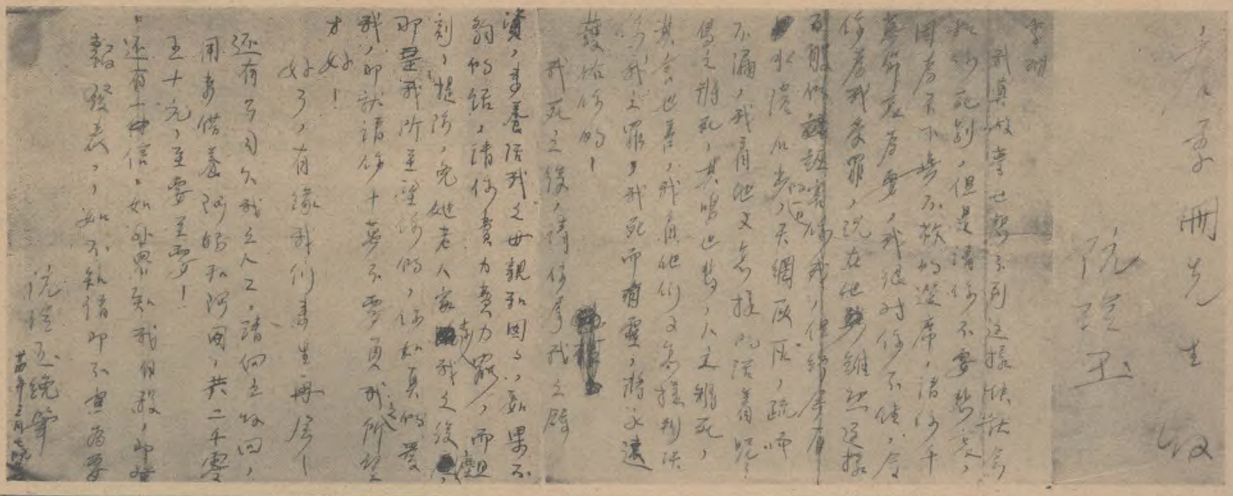
阮遺體置殯儀館大廳內，四週花籃，芬芳馥郁，靈堂中並陳列阮生前之梳裝櫈及各種化裝品。

（滬江攝）









阮於服毒前，曾草書兩通，一致唐季珊，一致各報館，其致各報之遺書，當日經已發表，致唐之書，因唐初表示不欲發表，經聯華公司同人之勸告，始肯公開，茲將兩封遺書合并攝影刊此，以見眞相。

（一）致唐季珊

季珊：

我眞做夢也想不到這樣快，就會和你死別，但是請你不要悲哀，因爲天下無不散的筵席，請你千萬節哀爲要，我很對你不住，令你爲我受罪，現在他雖然這樣百般的誣害你我，但終會有水落石出的一日，天網灰灰，疏而不漏，我看他又怎樣的活着呢？鳥之將死，其鳴也悲，人之將死，其言也善，我看他們又怎樣判決你我之罪，我死而有靈，將永遠護佑你的。

我死之後，請你拿我之餘資，來養活我之母親和囡囡，如果不够的話，請你費力費力罷，而且刻刻提防，免她老人家步我之後塵，那是我所至望你的，你如眞的愛我，那就請你千萬不要負我之所望才好！

好了，有緣我們來生再會！還有公司欠我之人工，請向之收回，用來供養阿媽阿囡，共計二千零五十元，至要至要！

還有一封信，如外界知我自殺，即登報發表，如不知請即不宣爲要。

阮玲玉絕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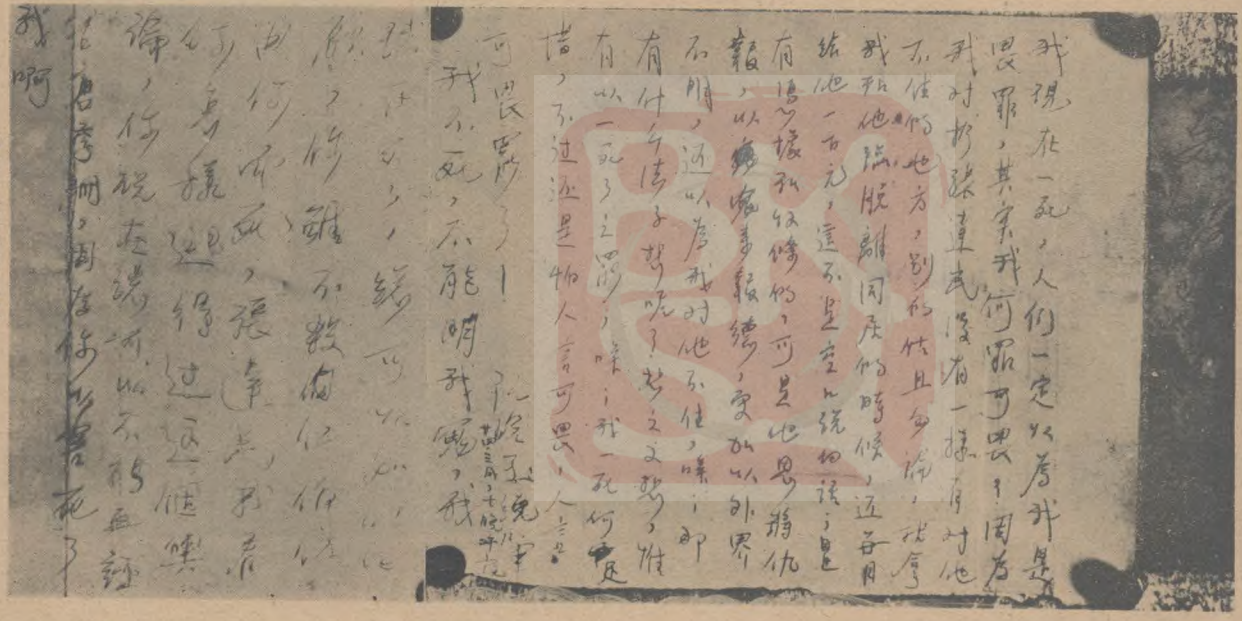
廿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二）致各報館

我現在一死，人們一定以爲我是畏罪，其實我何罪可畏？因爲我對於張達民沒有一樣有對他不住的地方，別的姑且勿論，就拿我和他臨脫離同居的時候，還每月給他一百元，這不是空口說的話，是有憑據和收條的，可是，他恩將仇報，以寃來報德，更加以外界不明，還以爲我對他不住，唉；那有什麼法子想呢？想之又想，惟有一死了之罷，唉；我一死何足惜，不過還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罷了。

二十四年三月七日晚午夜

我不死不能明我寃，我現在死了，總可以如他心願，你雖不殺伯仁，伯仁由你而死，張達明我看你怎樣逃得過這個輿論，你現在總可以不能再誣告唐季珊，因爲你已害死了我啊！



（續上第六頁）

場照料，並有騎巡多名，馳往疎通路綫。午前膠州路，愛文義路，與康腦脫路之一段，即杜絕交通，即行人亦遭拒絕通過。上午阮棺仍行開啓。前往送喪之親友，頻往瞻視。阮遺容較日前稍微黃瘦，惟尙楚楚，靈堂中有唐阮兩方男女親友甚多。十二時許，前往執紼者，均已集聚於靈堂前草地上，計到聯華及各影片公司之從業員及朋友三百餘人。一時十分，先由道士一名鳴鐃鈸作法事，繼即由聯華公司職員黎民偉，陸洧章，孫瑜蔡楚生，費穆，馬徐維邦，吳永剛，楊小仲，譚友六，金燄，張翼，鄭君里，等十二人，與二西人共同舁櫬上靈車，爲狀甚莊嚴肅穆，導以書有「藝人阮玲玉之喪」之白竹布黑邊大字橫額，及上海孤兒院之全班樂隊，及遺像車上置有阮之放大照相一張，高約六七十寸。送喪車，因受捕房所限制，僅三十輛。二時出發，沿途仍由大批巡捕保護，至過舢板廊新橋始已。

當靈櫬自膠州路，以達恆豐路途中，街道全爲人車所塞，送至北寶興路，車行始稍覺順利，然徒步或乘車前往聯義山莊者，絡繹達數里之遙。

四時許，靈櫬達聯義山莊，移遺像入聯義堂。執紼人員，受唐宅茶點招待，時先達者已數千衆，該山莊乃一粵人經營之公墓，甬道頗修闊，佈置尤多園林清趣，益以初春，如茵芳草，綠柳紅桃，似頗適於藝人之長眠也。阮之墓穴，居北部，以水泥爲壙，深二尺許。當阮櫬入壙前，原擬開棺作最後之瞻視，但因當時圍觀者過衆，恐秩序難以維持，未果，即覆以石板，又以水泥固封，葬事乃畢。

藝人永眠

阮事玲碎

▲論阮玲玉自殺，眞者兩次，假者兩次。民十七與張達民分居，服安眠藥自戕，送福民醫院救治甦生，這是頭一次。到這次唐張訴訟，阮復吞安眠藥，然醫治過遲，雖仍送福民醫院，因在深夜，院無醫生，遷延就醫，毒已入身，卒至不救。假自殺者兩次，阮在華北時代，曾主演「自殺合同」一片，最近「新女性」一片又飾章明服毒自殺，可謂無獨有偶，生死有命。

▲阮玲玉在未死之前一二日，尙擬於八日到庭，並約某女士作伴，與人談及訟事，輒曰：「幸我達觀，設爲他人，必將自殺矣。」於此可見阮自殺之動機，爲突然的。

▲阮本有失眠症，每夜必服安神藥兩片，近忽購買五瓶之多，蔡楚生聞之，頗駭異，即以電話告阮母，囑其將藥藏匿；但阮覓藥不得，即與母大鬧，母不得已，始取出三瓶，阮竟盡服之。

▲聯華同人中，有與阮感情較深者二三人，自阮之死，睡不能滅火，謂息燈者則皆見阮玲玉，雖力抑思潮，强自振作而不能，炬明始止。

▲阮之殞命，固不僅爲聯華公司之重大損失，實亦中國電影界之損失。聯華方面已請藝術家許可君爲女士塑好石膏，並斥巨金爲女士鑄銅像，將來留公司，以示勿忘。阮之面部，因以石膏塑其模型，故於大殮前已腫起，與生前不同。（見圖片第四頁）

▲阮玲玉死後至舉殯，唐季珊對阮稱呼，變更凡三，「報喪」中稱，「唐季珊夫人」，敬謝親友中稱「室人阮玲玉女士」，「舉殯啓事」中則逕稱「阮玲玉女士」，此中原因，值得思量。

▲阮屍相驗後，即經萬國殯儀館舁回，陳於該館之二樓一號室中，時阮身服蜜色繡花旗袍，足穿黑繡鞋，兩耳穿假寶石耳環，左手有一白金結婚戒，雙目微閉，頭上頭髮仍舊燙得鬈如波浪，面上抹有胭脂，屍上覆一綢被單，容貌如生，眼眶中尙留有不少淚痕，其旁陳列有許多花圈，室之左角供有水菓，紅燭搖搖，似在流淚。

▲九日自晨至暮，有許多影迷，成羣結隊底跑到萬國殯儀館去，想一瞻阮之遺容，可是殯儀館裏職員，對於閒人當然婉言拒絕，影迷們仍是不忍歸去，徘徊在庭園裏，望着屋子，藉作仰空弔唁。

▲赫德路僑光女中等學校的小姑娘們，在朝上讀到了報上阮死新聞後，課也懶着上了，都提着小皮箱到殯儀館去，中午時候都不想回家去吃午飯，排坐在石階上，好像在冀候着阮玲玉魂還復活。

▲九日阮之親友到殯儀館去贈送花圈的，戶限爲穿，有一位住在提籃橋的美國太太也差人送了一隻花圈去弔祭。

▲阮玲玉葬殮的一口銅棺材計價一千七百五十兩，是採用該館特備，燦爛作白銀色，阮入殮所服的蜜色描花旗袍，是阮平日所最愛穿的一件。

▲阮玲玉自殺後，因同情阮之身世，傷感輕生者亦有多起。法租界上海電影戲劇研究社項福珍女士曾充任阮玲玉主演片中之臨時演員，阮死翌日，非但流同情之淚，竟亦吞煙自盡；紹興婦女夏陳